

散文诗页

暖冬的歌唱

张绍金

立冬时,北风徐徐吹拂着薄冰路的

脸庞,红色休闲上衣把风语缀在胸前。

那首因寒冷而寂寞的歌声与温暖的冬阳步步高升。

妈妈,那河面上怎么还没结冰?循着梦的方向,妈妈凝视着扑面而来的节日的心跳,还未行走,心已在归途……

孤独寂寞是一种无声的自我沦陷。孤独是远行的背景,寂寞是繁星点点后将明的冬晨。

你不是只身前往,你的周围充盈出故土的味道,那一声鸟鸣就是唤归的清唱。

认识你,是从一首隔空如邻的歌开始。初冬的阳光温暖如雪,洁白洁白的温暖。

未见其人,先闻其歌,甜美的是一阵迎面扑来的刚打扫完秋实的微风……

爱是一种死心塌地遭遇,无怨无悔,听者的感慨比唱歌人还多。

车轮滚滚向东,那一份希望一直跑在车轮的前面。

山村那条时而秀灵时而粗野叫灌河的小河也是一直向东,汇入淮河,以更大的洪流浩荡而去。

那份情是碧水青山般清静明亮,那份爱是山一般峻拔水一样曲悠。

那座城,是为谁而建造?那是一个纵横驰骋的战场。

突兀间来到,这座城还没做好准备,不知道怎么来接纳你,缤纷的色彩是为你绣出的精彩。

三 鹊鸟南飞的声音是唯一让冬日温暖的声音,是一种告别远离的仪式,抑或是出征前高举的手势。

注定,这个冬日是温暖的,恰如一山一山隆起的枫叶。

渐近的声音依然悦心润肺,渐远的阳光不再那么干燥,依旧那么青绿,那是冬油画般的外衣。

三十年前村口石拱桥上的那把花色的油纸伞,已长成岸畔的柳树,林子中流水叮咚。

沿河而弯曲的风声是季节深处倾诉的歌唱。

牛羊相间的蹄印是季节发自内心深处的浅吟低唱,赶趟儿的鸭群陪蓝天白云乘河流的方向东游。

当一段时光失去了疼痛知觉,接踵而至的愈久愈脆响的冰裂声,红红的,且透出青绿色的呼唤。

四 时光喜欢忆旧。忆旧把时光煮成一锅心灵鸡汤。

三十年来,家门那条小河日夜哗哗歌唱着的总是以前的时光的痕迹。

与之形影相随的那个涉世未深、那个充满幻想的青葱笑容,把少女的梦想装扮得五彩缤纷。

春华,把河畔与倩影摄入清澈的水底;夏荫,鸟亮的长发吹拂出一阵阵清凉的谷风。

秋萤专情于谷黄,汗水拧出果香并鼓动虫唱。

不善言谈的冬,用一袭白裙,把十七岁嵌进陡峭的冰峰。

五 唯一钟情的美丽,之于我而言,只能是来了又走,走了又来。

岁月已从牙齿上开始脱落,斑驳的记忆愈来愈清晰。

叶子上的阳光为什么喜欢享受被鸟儿衔来衔去?

岩缝中躲藏着的是一些并不隐私的物事。山谷里的富裕其实就是寂静空辽的鸟鸣。

我来了,就是以物事本身的倔强与岩石为亲,才避开阳光的不清不白,与红枫叶一起占领了山坡。

灯下漫笔

记忆中的年味儿

侯发山

上贴着“日行千里,夜行八百”,横批是“出入平安”,院子里贴的是“春色满园”。从大门口直到家里,满眼火红,一片喜庆的色彩。

放鞭炮是在大年初一。那时候,家里的条件不好,鞭炮也不是想买多少就买多少的。一般情况下,买一挂一千响的鞭,再买个食指粗细的炮。

还在睡梦中的时候,就被左邻右舍的鞭炮声给惊醒了,不用早早就起来包饺子,包饺子的人,我就蹬上棉裤穿上棉袄,脸也顾不上洗,开始放鞭炮。

那时候干这种营生是既爱又害怕,找根燃着的线香或者柴火,斜着身子,歪着头,小心翼翼地伸过去,把火头指向炮捻,眼看着引着了,便迅速撤离,谁知虚惊一场,根本没燃着,只得战战兢兢再次前来。

等到噼里啪啦炸响,却背着开花的鞭炮,用力捂着耳朵。烟消云散之后,才过去打扫战场,若是有没炸响的鞭,便如获至宝,或直接燃爆,或一层层剥开来,拿火头去引燃药面——鞭炮剥开后,不会炸响,只会“吡吡”响,弥漫着一股硫磺味,那时觉得真好闻。自家的战场清理后,还会去没有孩子的家院子里捡。当时的炮论个卖,兜里如果有零花钱,还去合作社再买几个。当然,这些炮舍不得燃放,用一根一头带环的铁针扎进炮

的中间,然后把炮固定起来,再找根绳子穿进铁针的环里,在远处猛拽绳子,这时候,因受到摩擦发热的炮也会被炸响。有时候,把炮从中间锯开,分两次玩。或者把炮剥开,把里面的火药取出来,当自制的“玩具手枪”的弹药,也是挺刺激好玩的。

大年初一放过鞭炮,吃了饺子后,开始拜年。几个孩子结伴,从村里的第一家开始,挨家挨户去拜年。我们叽叽喳喳一进门,没等把祝福的话语说出口,主人家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糖果、核桃、红枣拿出来,每人一把。那时候,几乎没有红包,都是用这些代替——这些东西在那个年月也是稀罕物儿,也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见到。等到稀罕物儿进了口袋,转脸就跑,去下一家。有时候走到半路,身上的口袋装满了,就拐回家把这些乡赏赐的物品种倒出来,然后继续拜年。有时一个年能跑半道沟,百十户人家。有的人家等了半天,没有孩子去热闹,他们会很没面子的。从另一方面说,这也看出他们平时的为人如何。

初二开始走亲戚。一般情况下是娘在家守着,因为她要招待姐姐一家。我和父亲去大姑家。父亲他们这一辈,六个男孩,四个女孩。这就给走亲戚带来很大难度。父亲他们就商

量,选取条件好的四个叔伯,每家固定一个姑姑。姑姑们来娘家,也是去对应的家庭,没必要家家都去。当然,有了红白喜事,则都要去。我家结对的是大姑家。大姑家跟我家隔着一道山,需要步行翻山。有时下着雪,照不误。因为去的日子是固定的,大姑家已经把待客的饺子都包好了,专等我们去了。吃罢表哥表嫂煮的饺子,就坐到姑父的屋里,围着一堆炭火,听父亲和姑父说一些闲话,交流一下各自家庭的情况。那时没有通信工具,若是没有其他事,一年难得见面的,因此,他们总有谈不完的话题。吃了中午饭,再步行原路返回,到家时,天已经黑了。我们走过的亲戚,他们也要回访。那时候,从初二到十六,不管是大路还是小道,行人都是串亲戚的。礼物无一例外,都是自家蒸的白面馒头,条件好的加上两盒点心。亲戚,乡

亲,友情,萦绕着火红的炭火,温暖着那些个寒冷的冬天。

现在的年味淡了许多,走亲戚大都开着车,后备厢装满方便面纯奶之类的东西,好像送快递似的,到了亲戚家东西一卸就走,一天串好几家;红包也不当面发了,改成微信转了……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,只是简化了许多程序的过年,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



远望图(国画) 萧石

人与自然

明亮的冬天

耿艳菊

冷了几天后,温度又上来了,即使上下班比较冷的时间段,风吹过来,柔和了些,整体感受不那么冰冷刺骨了。我不喜欢穿羽绒服,只在最冷的时候穿了几回,又换上了修长明亮的大衣。人的衣着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心情,得体、合意、合心,保持明净美好的精神风貌,已于于人都是一种尊重吧。

刚毕业时,有位十分讲究的同事也喜欢穿大衣。当时,有的人不理解,怎么这么傻呢,宁可冻着也要美。这不过是自以个人主观的感受去想象而已。冷暖自知,穿大衣未必就是不懂得保暖,不懂得爱护自己。她盈盈一笑,潇洒地说,大衣里面可以多穿一件毛衣,总之,既要暖,也要美。

我内心一直佩服她。我们不在一个部门,彼此交集也不多,但每次遇到她,眼前就会猛然明亮。她就像一道明丽的风景,让人感到很舒服,很亲切,犹如和风拂面。

其实,穿羽绒服未必就不美,穿大衣未必就很美。人与人不同,喜好自然也有不同。根据自己的情况和习惯,适合自己就好。合适、得体、大方、自信、心中美美的,亮堂堂的,人整个的精气神才会显得明亮照人。

中午看到一段话,说:“冬意最浓的那些天,屋里的光和窗外的阳光一起努力,将冻结在玻璃上的冰雪融化;它总是先从中间化开,向四面蔓延。透过这美妙的冰洞,我发现原来严寒的世界才是最明亮的。”

寒冷萧条的冬天,很多时候都是暗沉沉的,天空黯淡,树木黯淡,屋宇黯淡,街上又有那么多穿深色调棉衣的人,周围的世界实在谈不上明亮。可是有太阳的时候就不一样,阳光的暖足以融化我们眼中看到的黯淡,把我们的内心照得亮亮的。心里明亮暖和了,看到的世界不知不觉也竟跟着明亮起来了。

阳光好的时候,万物虽然依旧静默着,但空气里却流动着欢快的音符。人在屋里坐着,看到外面的阳光那么暖,那么亮,心情突然就会变得特别好。一年四季,也只有冬天的阳光才有如此强大的力量。

春夏秋冬三个季节,人间大地被植物的各种炫目的色彩装扮着,想不明亮都不行。而阳光的明媚亮丽至多是锦上添花吧。冬天呢,大地空旷萧瑟,天空灰蒙蒙的,最是让人感到无常忧伤。这时阳光的明媚温暖却是难得的雪中送炭。

我希望自己衣着容颜明亮,更希望内心时我能升起一颗明亮的太阳,成为一个精神明亮的人,照亮寒寒的冬天,温暖踽踽独行的漫漫长路。

新书架

《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》 一部独特的社会文化史

胡珍珍

这是一部有故事情节的历史研究作品,围绕一位图书销售代表1778年的环法之旅为主线展开。29岁的销售代表瓦尔热动身上马,开启了环绕大半个法国的公务旅行。他跋山涉水,探访纷扰不断的书商店主,为生病的老马伤感,在一个个脏乱差的小旅馆辗转,都是为了售出那些官方觉得会惹麻烦、读者却无比渴求的书。当时人们在看什么书?这些图书怎样到达读者手中?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如何,他们如何在风雨欲来之时艰难求生?

达恩顿追寻法瓦尔热的足迹,还原图书贸易的各个环节,用精彩的浸入式写作为18

世纪的书籍世界注入鲜活生命。他将启蒙运动、大众阅读与近代贸易结合,普通百姓的精神世界依稀可见。《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》描绘了塑造今日世界的法国大革命酝酿之时的历史微观图景,见证了竞争激烈又秩序混乱的底层社会生活。

这本书是著名文化史研究领军者罗伯特·达恩顿时隔九年的最新力作,也是其五十年档案研究集大成之作。达恩顿的代表作品《屠猫狂欢》被奉为标志着新文化史理论和研究方法日臻成熟的经典之作,而这本新书则是一部真正结合了书籍、人物和思想的社会文化史。

以助人更快更深入地领会书法之道,但不能代替功力的磨炼。古人相信有学而不能者而无不学而能者,此为至理。书法创作离不开自由挥洒,随意率性,偶然灵感,但是,其前提和基础是“尚法”的。“尚法”是自由的条件,功力是书法命脉所系。孱弱张狂的任笔为体,永远只能是笔墨游戏,甚或成为丑书恶札,与书法没有关系。

临摹可称为“借力”。借前人之功夫步人书法之道,看上去有点笨,实际上是捷径。

抄袭是各科学之大忌,唯学书例外。不唯不禁,而且提倡甚至奖励。以“高大上”为师,以顶尖高手的作品为范式,叫作“取法乎上”。名师出高徒,最有可能出手不凡。开始觉得拿捏、拘谨,可能慢一点,一旦入手可能就快了。

书法的功力是一个系统工程,可简称为硬功与软功,或曰手力与心力。须先解决好可以看得见的诸如毛笔的掌控、墨与水的协调、纸笔相谐、纸墨相发等问题,这些功力不到,所谓书法则无从谈起。

书人书话

书法的功力

孙荪

作,纸墨相吸,悄无声息。但书法可不是平静的按部就班的抄写,而是惊心动魄的力的搏击和舞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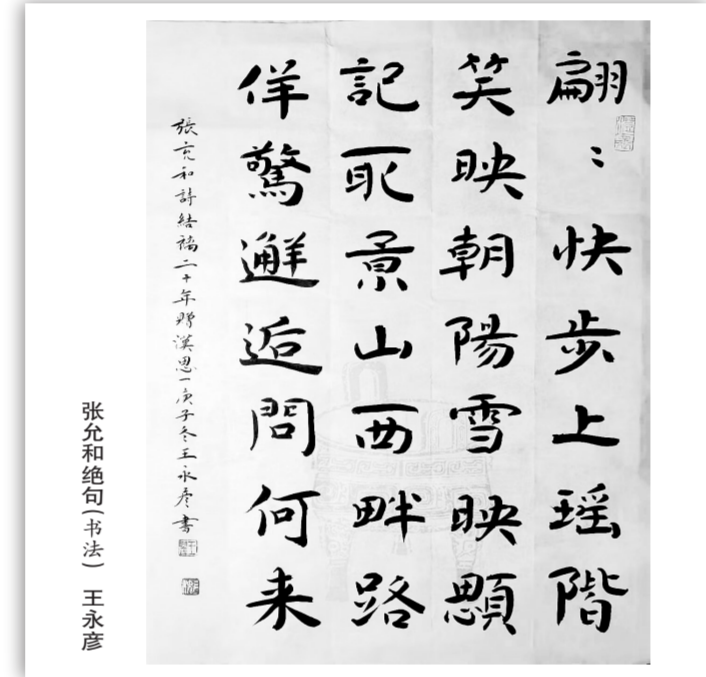
一旦挥毫,原本无缚鸡之力的手,忽然力拔山兮气盖世,手中江山随指转。就见纸如青天,笔如顽童。山高水长,风起云涌;初月朝阳,河汉众星;奔雷坠石,绝岸颓峰;龙腾鱼跃,棋舞舟横;飞鸟出林,惊蛇入草;拖泥带水,瓜蔓枯藤;上穿下联,左呼右应;水墨淋漓,如画如影。一幅书法作品写下来,作者竟至汗流浃背。

这就是书法的功力。

功力是磨炼出来的。书法是软功,但软功需要硬磨。古人发明了聪明的方法:临摹。

如同小孩不会走路,那就跟着成人学走路。不会写字,那就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作诗也会吟”。同样,不会点画,不谙横竖,那就亦步亦趋,照道描。

书法的成功需要有天赋。天赋可



张允和绝句书法 王永彦

望之极简,入之弥深。这是花甲以后重新研学中国书法的一个概括性体会。

所谓“简”,是说它是容易的。书法之法,古人简化为“永字八法”,算是抽象为极简了吧。几乎所有识文字的中国人,似乎都能够拿起毛笔写一把,甚至萌生成为书家之向往,尽管多不能实现。

所谓“深”,是说其难以测量,因而也是极其艰难的。

想在书法上有所造诣,使文字书写转为书法创作,绝非轻而易举即可登堂入室;若想驰骋书坛,比肩古人,彪炳当代,影响后世,则远比想象的要难得多。有此志可嘉者众,然半途而废者多矣。

书法是一种艺术创作,靠的是手腕功力,心中学力,调动全副造化的创造力。

书法创作有一种神圣感,书如其人,以极简之形而具有人之生机,类乎女娲造人。

书法与一般写字,看上去几乎没有区别,都是笔墨点画,手工劳作

这姓海的呢?不错,想起来了,他是去过这家商号,不过是聊了两句粮食。这人又是泡茶,又是让座,难道,有哪句话说得不对?就是说错了,说错了一句半句话,也不至于下这样的狠手哇?

思前想后,仓爷连夜敲响了金济丰商号的房门。

不一会儿,那姓海的站柜披着一件夹袍走出来,看见仓爷,忙说:颜先生啊,失敬失敬。

仓爷气恼地说:海掌柜,你欺人太甚?!

站柜老海却是一脸吃惊的样子,说:这是哪里话?颜先生遇上什么事了?我正说要请你赏光,吃顿便饭呢。

仓爷喝道:海掌柜,杀人不过头点地,你断了我的生意,就等于杀了我。有这么欺负人的吗?我有得罪贵贵的地方吗?!

海站柜伸出手来,做恭迎状,连声说:颜先生。颜先生别急。天已晚了,有话咱们柜里说吧,请。

待进了商号,海站柜让伙计上了茶,尔后不紧不慢地说:颜先生,困住了?

仓爷说:困住了。

海站柜望着他,意味深长地说:有句话,先生愿听吗?

仓爷说:你说。

海站柜说:良禽择木而栖。

仓爷说:什么意思?

海站柜说:既然是困住了。我看,你还是留下来吧。咱家大掌柜,对你十分赏识。她,想见你一面。

仓爷嘴说不急,可心里急呀。他知道,这是有人使坏,是遇上茬子了。他想了很久,也没想出个头绪。自来到泾阳,仓爷曾一再嘱咐伙计们安分守己,不要惹什么事端。这究竟是得罪了哪路神仙呢?

好在他未雨绸缪,仓爷已先期在泾河码头定下了货船。不然,真要抓瞎了。

仓爷坐上驴车,匆匆赶到代收代存的几家客棧。可进门一问,伙计都说掌柜去外乡了,竟一个都没遇上。

万般无奈,仓爷长叹一声,吩咐道:都拉到码头上,先雇人看着。等货齐了,尽快装船。

已是深秋了。夜里,下起了针一样的牛毛细雨。风冷冷地刮着,码头上还露天堆放着收来的棉花呢……仓爷举着把雨伞,站在一家澡堂的屋檐下,苦等着那位面善些的贾掌柜。

等等等去,贾掌柜终究现身了。贾掌柜喜欢晚饭后泡澡堂子,没想到被仓爷给堵上了。

贾掌柜见是仓爷,愣了。他嘟着嘴,一时张口结舌:这,这不是颜先生吗?哎哟哟,你怎么在这儿呢?走走,去泡泡。

仓爷说:贾掌柜,咱们都是生意人。我听说咱西帮做生意,是最讲信用的。不能说了不算吧?你要是

有难处,早说呀。你要早说,我就不在你这儿了。生意做到半道上,你这不是闪人吗?

说到这,仓爷一口气堵在喉头,几乎哽住。

贾掌柜迟疑着,小心翼翼地

说:颜先生,望你海涵。小店也是无奈。你这,这是得罪谁了吧?

仓爷说:做生意,讲的是和气生财。我初到此地,你想,能得罪什么人?

贾掌柜看着他,叹一声,欲言又止,说:这泾阳,可是人家的天下,惹不起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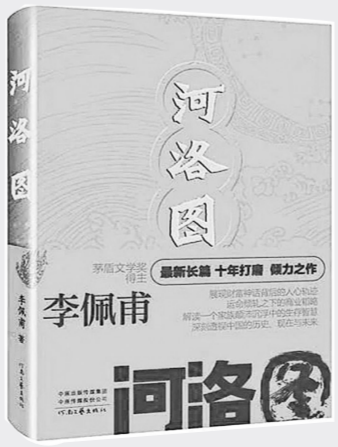
仓爷说:贾掌柜,你看我在这,人生地不熟,麻烦你给我指条明道,我姓颜的没齿不忘。

贾掌柜终于说:这样吧,额给你兜个底。你去金济丰商号,求那海掌柜,也许他能帮得。

仓爷大吃一惊:你说的是……金济丰的海掌柜?

贾掌柜点了点头,说:话,只能说说到这里了。

听贾掌柜这么一说,仓爷更是陷入五里云雾之中。他怎么会得罪



河洛图

壁,照壁上的砖雕是五福临门。绕过照壁,只见院内停着两辆轿子,轿旁是一个砖圈的水井,两边是东西厢房,这大约是管家和厨、仆们住的地方。二进院子进门处是一过庭,几盆菊花开得正好。进了过庭,迎面竟是两层的戏楼。戏楼的前檐,木雕镂空着石榴、荷花、金蟾、莲蓬。

那金寡妇正在二进院的院子里候着呢。

看到金寡妇,仓爷不由得吃了一惊。他原以为,这金寡妇手段如此老辣,定是有了有一定年岁。可没想到,站在面前的却是个俊秀女子。这女子看模样也就三十多岁的光景,腰身依然凹凸有致,眼儿眉儿微微吊梢,细白面皮,有点像戏台上的人儿呢!

那女子笑着,款款说:颜先生,您是贵客,本该去请您。可我也是刚刚从西安回来。抱歉了,请屋里坐吧。

仓爷心乱如麻,只得跟着进了堂屋。

有丫鬟上了茶,金寡妇亲手放在仓爷身边的几上,尔后道:听说,颜先生遇到了难处?